

抒情卷

外国著名
中短篇小说
经典

WAI GUO ZHU MING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DIAN

最后一片
叶子

陕西旅游出版社

外国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抒情卷

最后一片叶子

贾三强 伍 仁 主编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外国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抒情卷

ZUI HOU YI PIAN YE ZI

最后一片叶子

主 编：贾三强 伍 仁

副 主 编：薛 放 李群宝

责任编辑：李群宝 薛 放

封面设计：阿 工

装帧设计：笛 子

版式设计：方 玉

出版发行：陕西旅游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长安路 3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陕西安康印刷厂

版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0.875

印 数：0001—8000

定 价：14.80 元

ISBN 7—5418—1178—5/I·32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者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

雷成德

在世界文苑里,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中短篇小说始终受到关注与青睐。历代作家可写的作品林林总总,不计其数。如从这些汗牛充栋,流光溢彩,千姿百态,生动感人的作品中,选出一些精品,汇编成册,或置于案头,或随身携带,利用瞬息余暇,读之一二,既可获得教益,又可受到审美愉悦,调节身心,充实空档时光,惬意倍增,快感突起,其乐也无穷!因此,编选这样一套作品集,则是一件定受广大读者欢迎和喜爱的好事。

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主编诸君,正是本此初衷,精心整体策划,严格圈定篇目,锻炼中文译稿,终成这套《外国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呈献给广大读者。

—

本书所选作品的时间、跨度并不大,主要集中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

中短篇小说源远流长。从广义讲,上古时代的寓言、故事即是中短篇小说的雏型,拥有现代中短篇小说故事性这一最基本的特点和形式短小这一艺术特色。从狭义讲,中短篇小说的出现,亦甚久远。大约在公元3世纪,印度就有用梵文写的《一千个故事》,后经波斯译入阿拉伯,中世纪整理为《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我国中古时代开始出现的传奇,日本在10世纪开始出现的“物语”,也都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中短篇小说。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中短篇小说,其源头至少可索至欧洲文艺复兴。马克思把文艺复兴称为资本主义产生的“黎明”时期。在这个生产巨人的巨人时代,表现出社会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呼唤与造就新作家和新艺术。小说便应运而生,中短篇小说带着新时代的标志而出现。在14世纪,文艺复兴前期,被称为英语文学始祖的杰弗雷·乔叟的《坎伯特雷故事》与意大利的薄伽丘的《十日谈》,几乎同时出现在英、意两国。这些作品不仅由于内容的清新和大胆,而且还由于形式的别致、活泼、简约而令人兴趣盎然,产生轰动效应,短篇小说的形式优势从此建立。在文艺复兴后期,西班牙大作家,世界文学名著《唐·吉珂德》的作者塞万提斯的劝善惩恶的故事,更是发挥了短篇小说的魅力。

但是,中短篇小说在随后的17世纪,其创作情况颇为凄清,直到18世纪中期,才慢慢复甦。直到这时,中短篇小说的发展轨迹,时隐时现,时明时暗,起伏曲折,始终未成为一个时代的主宰、居于主导地位的文艺形式,如像古希腊悲剧或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那样。中短篇小说如像宴席上的陪客,他常在宴会上露面,却没有机会成为主宾。

进入19世纪,文学的积累十分丰厚,已达到全面成熟的历史阶段。诗歌以叱咤风云的威力,揭开了新世纪到来的序幕。杰出的诗人风起云涌,不断出现,以战斗的号角,奏响了时代的旋

律。在这种先声夺人的形势下,长篇小说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清醒的富有理性的眼力,对时代展开了全面的分析与绘制。大师迭出,巨著如云,长篇小说如巨龙般地腾飞,从欧洲大陆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从英伦三岛到远东,长篇小说成为19世纪文学的主宰。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左拉、哈代、勃朗特姊妹、比彻、霍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斯华绥、托尔斯泰等,把19世纪的文学天空,装点得光辉灿烂,美丽无比。戏剧创作也十分繁荣,易卜生漫步于北欧,奥斯特洛夫斯基潜心献身于俄罗斯,小仲马享誉塞纳河畔,肖伯纳突起英吉利……加以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各种艺术同时蜂起,显示活力。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中短篇小说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令人称羨的是,许多文学业绩卓著的大师如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在创作宏篇巨著的同时,也致力于中短篇小说,因此佳作如林;另外,终于在本世纪出现了以创作中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家,如莫泊桑、契诃夫、马克·吐温等,他们技巧卓越,才华出众,且有敏锐的眼力,相当的思想深度,在运用这种简洁的形式方面,同样达到了大师级的水平。19世纪世界文学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基本上由这两类作家支撑,所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中短篇小说历史的辉煌的顶峰。

二

尽管19世纪的中短篇小说出现了有史以来的创作高潮,形成世界各国齐飞共进的可喜形势,然而,这五彩缤纷,绚丽辉煌的艺术世界的天穹里,仍然有一些更加灿烂的明星。他们就是处于19世纪后期与新世纪初期的莫泊桑(法)、契诃夫(俄)和马克·吐温(美)等三位代表了各自国家与民族文学实力的大师。

法国、俄罗斯、美利坚都有各自的文学传统和文化背景，然而这三个国家的中短篇小说都极其繁荣，形成三个创作中心，而其代表作家莫泊桑、契诃夫、马克·吐温各自的创作，形成了三种典范，三种模式。

有趣的是，这三个作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生活与创作在19世纪后期。世纪之交成为他们共同依托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创作虽以中短篇小说享誉文坛，但他们才华非凡，还写出许多长篇或剧作。他们都有自己依托的职业，要不利用业余写作，如莫泊桑；要不背弃原有职业，改从文学创作，如契诃夫、马克·吐温。喜爱并勤奋写作，为他们自己营建了文学殊荣和永垂人类历史的纪念丰碑。

尽管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他们的创作个性却是迥然有别，富有各自特色的。他们是以各自充满个性色彩的中短篇小说，共同创建了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并使这个世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居易·达·莫泊桑是在法兰西肥沃的文学土壤里成熟的。普法战争之后，日益腐败的现实，使莫泊桑激愤难平。他之选择中短篇小说，既是现实支离破碎的生活决定的，也是梅塘集团的作家朋友福楼拜、左拉、都德、梅里美等影响的结果（他的成名作《羊脂球》便是受左拉的倡导而为《磨坊文札》写的），更是他那独特的眼光与简约的天才所决定的。莎士比亚曾说“简约是智慧的灵魂”。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运用中短篇小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此智慧高人的莫泊桑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实在是个人天赋与时代要求的和谐统一。

莫泊桑一生写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另外还有几部长篇。他的中短篇题材别致，往往以平淡起笔，情节推展迅速，在结尾处，笔锋急转而直落，出人意外。一个篇幅不长的作品，容量极

大,可以收到数倍的效果。他如此娴熟老练,确使中短篇小说这一形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成为一代典范。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生存环境与莫泊桑不同。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既有农奴制的残余大量存在,也有资本主义成分,经济破产,人民流离失所,不论城乡,邪恶横行,私欲膨胀,如高尔基所说,俄罗斯社会已成“碎块”。而契诃夫的创作个性表现得特别出色,他从一开始就喜欢简短、幽默、富有谐趣的风格形式,中短篇小说成为他最适当的艺术工具,完全是他个性所决定的。而在他创作成熟时期,却进入了自觉阶段。

契诃夫的文化背景也是十分优良的。托尔斯泰与他交往密切,欣赏他的才华,高尔基与他的友情极深,珍爱与敬重他的创作;蒲宁、安德列耶夫、柯罗连科、列斯科夫、库普林等都是他文学的至交,或同时代的知音。赎身的农奴的后代,契诃夫身上更浸染着民主传统。应该说,契诃夫不仅继承了普希金创立的业绩,而且还是这支文学大军杰出的殿军。

终其一生,契诃夫写了八百多篇小说,这可能是世界上中短篇小说产量最多的作家。其中精品极多。此外,他还是个非同凡响的剧作家,写出许多名传后世的多幕剧和独幕剧。

世人把莫泊桑和契诃夫称为世界中短篇小说的“双璧”。但是,他们有各自的创作个性和风格特点。莫泊桑的阴郁和契诃夫的幽默适成反调。而莫泊桑的激情与契诃夫的哀叹泾渭分明。在写法上,莫泊桑尾声的急转与契诃夫结局长长的叹吁也是异曲变奏。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培育出的马克·吐温则是另一番景象。19世纪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显示出特有的活力,成为一片热土。人们的发财欲和锐意进取的冒险精神混杂一起,吃人和被吃互相依傍,敬业和欺诈同时并存,忠诚善良与恶迹败行交织相连

……这种畸形的结合,演奏出各种荒诞不经的曲调。饱受苦难的马克·吐温就是在这种环境里保持着人性,探索生活出路的佼佼者。

美国文学历史短促,从“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瑞普·凡·温克尔》的作者)到马克·吐温也不过半个世纪,然而美国文学竟由于马克·吐温的出现,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达到了与欧洲同样的水平,可见其发展的迅猛。马克·吐温不仅使美国贫瘠的文学土壤丰腴起来,且开创了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又一个天地,组合成一支巨大而坚强的作家群体,以致美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达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峰。

尽管美国文学的传统异常贫乏,然而,在时代风云的鼓舞下,却涌现出一大群才华出众的作家,他们都很自然地写起中短篇小说,以反映这五光十色、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像布勒特·哈特、赫尔曼·麦尔维尔、艾德加·爱仑·坡、亨利·詹姆斯、欧·亨利、杰克·伦敦以及后来的西奥多·德莱塞、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厄纳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从这一系列辉煌灿烂的名字里,不难明白,美国简直是个创作中短篇小说的文学大国了。

中短篇小说在美国特别繁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反过来,正说明美国是一片热土。节奏快的现实,促使作者和读者都需要珍惜时间,注重作品质量和审美效果。据说,海明威站着写作,意在写出凝练、含蓄,意蕴丰富的作品,而避免冗长、烦琐,言之无物。马克·吐温可以说集中了美国作家之长,成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又一典范。

马克·吐温为生活所迫,卷进了去西部淘金的人流中,这不仅是他圆发财梦的冒险尝试,也为他创作开拓了源泉。他的作品题材荒诞离奇,视角新鲜别致,表象诙谐有趣,内蕴丰富而极富

现实感。他的作品表现了这个狂热时代的可笑与可卑，浮躁与困惑，追求与向往。马克·吐温把美国的西部描写得淋漓尽致，不仅奠定了他本人的创作之路，也营建了富有边疆风味的西部文学。这个独特的文学景观成为美国文学的特色。由西部文学而西部电影，马克·吐温开辟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世界。

和莫泊桑、契诃夫的欧洲色彩的作品相比，马克·吐温的中短篇小说始终燃烧着一团火，一片火，一股火。他的讽刺之火要烧毁人世间的一切丑恶。他的勇气与活力、信心与向往都说明他是一个没有任何精神负荷的新生力量。

三

上述三个典范所隶属的国家，可以说是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大国”。此外，杰出的作家、名篇更是星罗棋布，分散世界各地。例如英国便是一个拥有莎士比亚、菲尔丁、弥尔顿的文学大国。19世纪文坛上，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都是世界级的大诗人；勒萨日、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姊妹、盖斯盖尔夫人、高尔斯华绥、斯各特等更是星光闪烁，耀人眼目。他们的长篇驰誉文坛，受宠读者。英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虽不及法、俄、美等国，但仍是不可轻视的。狄更斯、哈代等老作家宝刀不老，才力不竭，他们所写的中短篇质朴而敦厚，自成一家，韵味无穷。

新西兰女作家凯塞琳·曼斯菲尔，早已浪迹英伦，成为英国文学中颇见特色的才女。她的作品远不如狄更斯、哈代的厚重，宽广，具有浓烈的社会性。她的作品超脱，淡雅，清新，但题材稍显狭窄，远离尘世的喧嚣。给人以并不批判什么，也无所追求的平谈感。她把自己隐匿得很深，总是在人们不易察觉之中轻轻触及灵魂。曼斯菲尔身世不幸，连遭厄运，这造成她的作品轻

淡,宁静,似乎是作者总在沉思命运何以如此多舛。

德国的民族性,也许更善于思辨,鲍姆加登、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费尔巴哈、谢林的名字雄辩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准确无误的。然而,歌德、席勒、海涅的名字,同样熠熠生光,引人注目。可是相比之下,19世纪德国文学的成就,远不如那些思辨哲学家的轰动效应,而中短篇小说的成就更是每况愈下。斯托姆(又译施笃姆)的《茵梦湖》却像一泓明朗、纯净、轻柔的湖水,带来了清新和恬淡,使人心旷神怡。浓浓的树荫,窄窄的乡间小径,低回荡漾的小溪,仿佛示意只有和大自然融合,人才显得高尚。曼斯菲尔徳和他比较接近,但缺少斯托姆的典雅和理性。

西方世界的中短篇小说,花团锦簇,一派春色。印度、日本、缅甸等也出现了一些杰作。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学传统自然十分厚重。即使印度沦为殖民地,其文学之花仍然怒放。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就是印度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多才多艺,是个多面手。他一生写了二十多部剧本,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长篇小说,一百多篇中短篇小说等,泰戈尔早年留学英国,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然而,他热爱印度、印度文学。他的作品风格清新,真实感人,富有诗的意境。泰戈尔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和诗人。

在东方,日本是唯一未被殖民化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悠久,产生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地发展起来,与英、法、美、德、俄等平起平坐。日本的文学也深受西方的影响,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作家都受过西方的教育。从19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崛起了一大批作家,如樋口一叶,森鸥外,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夏目漱石等,促成了日本文学的繁荣,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也是相当惊人的。

日本文学深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流派多而组合变异也快,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竞相出现,使人眼花缭乱。随后的小林多喜二又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一些小国的文学,如东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中欧的瑞士、奥地利,北欧的丹麦以及西南欧的西班牙,还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的中短篇小说名作佳篇,同样也是组成这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此全面地展示出的世界文学中短篇小说繁华似锦的面貌,足以说明中短篇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永恒生命力和遍地开花深为人民喜爱的厚重基础。

本书选择作品的视点,首先关注在为世人所公认的名著上,但也要顾及到流派、思潮的代表性和审美价值。例如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爱尔兰现代主义意识流手法大师,名著《尤里西斯》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还有英国的意识流作家戴维·劳伦斯等的作品也都入选本书,这说明编选者力图展现世界中短篇小说精品的全貌的用心。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部精品汇集,包含了许多早已有了译本的名著,但是,都经过自己重新发现,重新肯定,重新翻译。所以虽是名著,但却注入了自己认可与审视的过程。也许新译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种认真的敬业精神却是应当肯定和称赞的。

一些新译,为本书争色不少。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别人妻子与床下丈夫》就是不为人注意而为编者新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创始者,他的长篇极多且很出众,因而中短篇一向不为人所留心。本书却译出这篇小说,第一次奉献给国内读者,足见其用心之美。

《外国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的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新的精神食粮。我深信,读者会满腔热情地欢迎与喜爱它,必

将从中受到美的愉悦。我真诚地祝贺它,特为之序。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于西北大学寓所

目 录

1	菊花的幽香	〔英国〕 劳伦斯
29	恬静的海湾	〔新西兰〕 曼斯菲尔德
69	最后一片叶子	〔美国〕 欧·亨利
77	邮政局长	〔印度〕 泰戈尔
85	伊泽尔吉尔老太婆	〔俄国〕 高尔基
111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国〕 歌德
231	漂 泊	〔美国〕 杰克·伦敦
275	棉 被	〔日本〕 田山花袋

菊花的幽香

〔英国〕 劳伦斯 著
杨纳让 译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英国现代小说家和诗人。1885年9月11日生于英格兰中部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矿区的一个矿工家庭,当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小学教师,曾在外国漂泊10多年。接触社会较广,对现实十分不满。1930年3月2日卒于法国尼斯的旺斯镇。

劳伦斯在不到2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共写出了10多部长篇小说、几十篇短篇小说和几百首诗歌。著名的长篇小说有《白孔雀》(1911)、《儿子和情人》(1913)、《虹》(1915)、《恋爱中的女人》(1921)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1928)等。短篇小说也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选译的《菊花的幽香》,是他的短篇力作,代表了他艺术上的风格和技巧。这个短篇小说的题材取自劳伦斯自己的嫖母的真实遭遇。一个煤矿工人在井下干活时不幸因塌方而遇难。家里的妻子焦急地

等待迟迟不归的丈夫,猜测和埋怨(以为丈夫又去酒店酗酒了),四处打听寻找后得知丈夫惨遭不幸以及最后为死者安置后事,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女主人公内心的焦虑、回忆、感触等大量的心理描写而展开的。小说中多处出现菊花这个意象,极富象征意义,又极具感染力。

—

那辆四号小火车头,牵着七节载满货物的货车,哐当哐当地自塞尔斯顿一路摇晃着开过来。小火车轰鸣着在一个转弯处出现。尽管它在全速行进,可是一匹受惊的呆在荆豆丛中的小马仅慢跑了几步,就将它抛在了后边。荆豆丛在午后的寒风中依然抖动摇曳着。一位妇人沿铁路线向“矮树丛”走着。此时她往后退回树篱,把手中的篮子挎在身旁,注视着驶过来的机车上司机站立的平台。她站在晃动的黑油油的货车与树篱之间,显得格外渺小。货车轰隆隆地一节接一节缓缓驶过,接着蜿蜒而去,进入那片矮树丛。枯萎的橡树叶在矮树丛中悄然落下。在铁道边啄食红色野蔷薇果的鸟儿,纷纷飞起钻入那早已悄然降临树丛中的暮色里去。机车喷出的一股股黑烟在空旷的野外落下去,然后在乱草丛中四散开来。整个田野一片荒凉和落寞;长满芦苇的池塘显得神秘莫测;在通往池塘的那片沼泽地上,家禽早已离开桤木林,栖息在涂了柏油的家禽棚舍里。煤矿井口在池塘那边隐约出现,在午后灰蒙蒙的光线里,火焰像血红的伤口一般舔着灰色的四边。再往前去就是高高耸立的布林斯利煤矿的圆锥形烟囱

和笨重、乌黑的头架。两个轮子在天空的衬托下飞快地旋转。卷扬机间歇式地发出一阵阵哒哒声。矿工们正在走出来。

机车响着汽笛，驶入煤矿旁边宽大的停车场，那儿停放着一排排的货车。

矿工们或者独行，一个跟着一个。或者三五成群，幽灵般地走过去，然后各自分散回家。在煤渣路下面三步远处，一所矮小的房屋坐落在旁轨的肋状平面的边沿上。一根像骨头似的大葡萄藤紧紧地攀在屋子上，仿佛要用爪子撕开瓦屋顶似的。砖砌的院子四周长着几株冬天的报春花。再往前，一片长长的花园倾斜而下，一直伸延到一条长满矮树的溪流处。还有一些小枝繁茂的苹果树、小李树，以及一些长得不成样子的卷心菜。在小径边上，一些粉红色的菊花散乱地悬垂着，犹如挂在矮树丛上的红色布条。从花园中央那个用毛毡遮盖的家禽棚舍里弯身走出一个妇人来。她将棚舍的门关紧，锁上，然后直起身子，掸去白围裙上的小羽毛。

她身材修长，相貌漂亮，两道眉毛乌黑、分明，神态显得高傲，光洁的黑发齐整地分开来。有一阵子，她静静地站在那儿，注视着沿铁路边经过的矿工。过后，她转身朝着那条溪流，神色镇静、坚定，嘴巴紧紧地抿着，显露出失望的神情。过了一会儿，她叫唤道：

“约翰！”没有人应答。她等了片刻，然后缓慢清晰地说：

“你在哪儿？”

“在这儿！”一个小孩不大乐意的声音从矮树林中传了出来。妇人透过黄昏的暮色尽力向远处眺望。

“你在小溪边上吗？”她口气严厉地问。

作为回答，小孩从鞭子般竖立的悬钩子的新枝间钻了出来。他是个五岁的男孩，长得矮小、结实。他执拗地、一动不动地站在